

Lücheng huisu

旅程回溯

叶金国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旅行指南

中国旅游出版社



中国旅游出版社

China Travel Guide

旅程回溯

1230946-48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龙映红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潘 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旅程回溯 / 叶金国著. —1 版.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0. 6

ISBN 7-5412-0902-3

I. 旅… II. 叶…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4847 号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 5.5 字数: 12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别怕土，捧出真心就好

——序散文集《旅程回溯》

李发模

有人说，诗是用血写的，散文是用灵性写的，小说是用汗水写的。我说金国的这本散文集是用“心”写的。他的作品一如他这人，质朴、厚实。如果说他这人就像他脚下的土地，他的作品也如泥土一样土得质朴，质朴得一往情深。在当今，某些人特忌讳“土”，更怕说他“土气”，却不知土乃万物之本，土乃天地良心。试问，人活天地间，谁能离开土？我曾说过，“不”“土”是“坏”字，虽说偏颇，却又道出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家子弟的良知。我说金国其人其文之土，是讲土不仅生长庄稼，还能生长人的品格、秉性，也才能长出作品中的人性和尊严。尤其是在世俗生活中种种平庸的欲望在不知不觉地替代写作的冲动，在电视和为三斗米折腰的日常生活里“意义”和“责任感”渐次丧失的当今，在我们生活的背景被无边无际的物质至上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占据了我们整个心态的时候，而对良知、真情之土的青睐和掌声已像我们口袋中的钱币一样稀少的时候，金国的这本散文集《旅程回溯》显得更难能可贵。

我与金国同一单位工作，我说他是拴在文联办公室的一头耕牛，他说他把脑壳栽进土里一样勤耕苦耘也仍有人不理解他。我想说，你既土，又是耕牛，你和我一样的命。我还想说，我们都在默默耕耘，土地肥沃也罢，贫瘠也罢，到知天命之年亦即人生秋的季节，其收获的丰歉是另一回事，而只要 we 真诚地拼搏过、奋斗过、奉献过也就问心无愧。

就创作而言，金国起步较晚，文学功底也欠缺，但我很佩服他的勤奋好学和虚怀若谷。当然，他也有斤斤与戚戚之时，有时甚而羴如牯牛，但他对工作的那副认真，对写作的那番执着，尤其是对乡土的那份情缘都特使我感动。他有时很精明，但精明得很质朴，他显得很憨厚，但又憨厚得心中有数。也正是“土气”与“农气”给他的恩赐，当然，也带来某些人对他的“小瞧”。但我要说，土气与农气乃大气，只要自己争气，和气，不懈地努力，大器晚成也难说。纵然难于大器，仅是文艺工作和文艺创作的“老农”，我说，这也无愧于生你养你的肖家山。

金国出生于正安县一个偏远的山乡，他在那里度过了艰辛的少年时光，在那里放牛割草、背煤沙锅的日子磨砺了他人生的意志。其后又是军旅生活，校园生活乃至跻身于文艺界的体验，既雕塑了他的人生也成就了他笔下的真情实感。我在该文开头写道，金国的散文是用“心”写的。他心生出些什么呢？

一是艰辛之“辛”，他写一僻乡农家子弟成长的艰辛，艰难的年少的酸辛，仍像一坛腌了又腌的酸咸菜，至今仍散发出对乡土与父老的挚爱。二是清新之“新”，他集中某些篇章也许还说是“精品”，甚而还是“粗粮”，然因源于生活又是亲身感受，仿佛刚从地里掐回的蔬菜和收回的庄稼，给人一种清新的泥香味。三是心系土地和爱国爱民之“心”，无论他写故土、写

人物、写游记,都以他善良的视野质朴的感悟写景状物感言,他文中的那山那路那人家那年月那生存处境,还有他对生存背后的真实人生的那些追问,那些与心灵有关的事,有的说来令人“捧腹”,更有的令人感慨。我不想列举集中我喜欢的篇章,我只是想说,这本用朴实语言动情叙说的《旅程回溯》,那个从小靠红苕、南瓜为主食,小小年纪便开始卖煤、跋山涉水靠卖沙罐求生、求学,走出大山当了干部仍像耕牛一样默默奋蹄的本书作者,一定不会使你失望,甚而还会勾起你的回忆和想象。

是为序。

2000年2月18日

目 录

别怕土,捧出真心就好

——序散文集《旅程回溯》…………… 李发模(1)

故乡风情

老屋……………	(1)
官店行……………	(7)
故乡情……………	(10)
雪嫂……………	(13)
狗爷……………	(16)
“√”在脑海中……………	(19)
父亲的足迹……………	(21)
青岩山遐想……………	(23)
泪里深情……………	(26)
忆父亲……………	(31)
情系故土……………	(35)
故里行……………	(39)
故乡刺藜情……………	(42)

姨夫哥	(44)
窗外	(47)
失去左眼的人	(49)
别亲	(52)
打钟老人	(56)
在故乡的山道上	(58)
童年的伙伴	(60)
友情	(64)
母亲的诱导	(67)
我偷过饭吃	(71)
老牛情深	(76)
留在心底的情怀	(79)
月夜	(81)
童年的梦幻	(83)
梭石怀	(85)
老偏	(87)
在军营的日子里	(90)
一双高跟鞋	(94)
鸭溪酒王的故事	(97)
百花山飞来一个天仙女	(99)

人物记叙

值得敬佩的公仆	(103)
大和印象	(110)
曙光	(114)
步入校园的心境	(118)

丹心一片献人民	
——访老红军张光昭·····	(122)
诗如其人·····	(125)

旅 程 游 记

遵义旅游之花朵朵开·····	(129)
游华山·····	(136)
异地赞故乡·····	(140)
赴鄂尔多斯小记·····	(142)
桂林风光美·····	(146)
深圳见闻·····	(149)
京都琐记·····	(152)
乌江渡浮想·····	(156)
古都游踪·····	(159)
海上行·····	(162)
后 记·····	(165)

老屋

父母除对我的抚育之恩，还留下遗产老屋。这老屋给了我温馨，盛着我的童年，记载我家三代人的史实。

大哥委派表兄从几百里路的远处专程前来说服我卖老屋。表兄说我离开故乡二十多年了，全家都在大城市，不会回老家去的。他说大哥家三个儿子娶进媳妇后时常闹着要分家，因房子差一间，为分家的事很为难，希望我将房子转卖给他。我琢磨后将想法与爱人商量，形成了一个共识：老屋暂不卖，大哥可将老屋分给他的儿子居住。表兄返家将我的意思回禀了大哥。不久大哥来信说：“好兄弟，我已把你们的老房子分给老二家住了，是按你的意思派去住的。”我阅完大哥的信，已知道他是领会我的意思了。

我回故乡去，自然要先去大哥家。大哥家二儿子小俩口听说我回来了，立即跑来对我说：“么爸！请去你的老屋吃饭，我家已经煮好饭了。”我说：“好，去我的老屋吃饭，吃你家的饭。”大家听后都笑了。

老屋依然保持原貌，只是房顶一端没有瓦了，用一层塑料薄膜遮盖着，透进光亮，不像瓦片盖着的那样黑暗。大哥家老二用这种保护方法，我当时有点意见。“怎么不买瓦来盖呢？”

我问。“父亲告诉我们，你老没写房契，我们就不敢翻盖了。”老二夫妇回答。我明白了原因，不知怎么的，我的心不平静起来。

望着老屋，往事如梦幻般地浮于脑海，我想起已故的父亲、母亲，想起在老屋里曾度过的那段艰辛岁月，想起父母对我幼童时期的抚育和疼爱，不觉伤感起来。

在饥荒灾年的那段日子，我们只能靠大集体每天一斤粗粮维持生活。父亲饿得枯瘦如柴。他双腿不能支撑高大的身躯，每天坐在火炉边，靠一堆烟雾煤火陪伴。二老为了我能生存，每天几乎只吃野菜杂食。那时我太年幼，只顾自己吃饱，没有敬孝之心。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从坐转入睡。母亲忧虑焦急，请木匠用存放着的几块朽木制成了一口棺木，等待着父亲的死亡。三哥从远方读书归来见状，放弃学习，出外寻朋友相助，方才使我们渡过了难关。土地下户后，父母拼死拼活的耕耘分得的田土，还开了一大遍荒地，获得一季好收成，杀了一头不大不小的肥猪，父亲脸上露出丰收的喜悦。他考虑我和三哥都还没找媳妇，老屋有些破烂了，若不修整，为我们定亲是件难事。于是，父亲决定将杀的年猪卖一半，吃一半，用卖肉的钱来修复老屋。我记得木匠来家修房子时，母亲对我说：“这老屋在解放前是茅草房，你的祖父死得早，是你祖母艰难地拉扯你的父亲几姊妹长大的，听说盖这间茅屋还拉了不少债。解放后分得田土，日子好了才翻盖成瓦房，按规矩，这老屋是给你的，要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了，把老屋换成新楼房。”母亲的这番话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父亲原本是一位慈祥、厚道、为人大方的人。在饥荒之年，他的性格变得吝啬古怪起来。他把留着吃的一半肉割成数块，染上盐熏成腊肉后挂在楼梁上，叮嘱母亲要把肉管好。

旧历年过后，剩下的肉已不多了，父亲见母亲待客有点大方，很生气。每逢客人来，他就不去干活，坐在火炉边抽叶子烟监视。若违背他的旨意，他就用暗示来警告母亲。

记得一次老姑爷来家作客。父亲似笑非笑地向老姑爷打了一声招呼，也不给母亲发话煮饭。他将两手交叉放在双膝盖上，头埋靠在手腕上，表面看似乎在打瞌睡，其实他的目光从袖缝隙里透射出来窥视着母亲。老姑爷进屋坐在火炉边，抬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楼上悬挂着的腊肉，一边吸烟，一边赞扬。煮饭的时间到了，母亲为难起来。那时招待吃饭比今天贵十倍，特别是肉胜过如今的人参，但老亲老戚来不煮腊肉招待是不妥帖的，母亲心想：“倘若老姑爷回家对老大娘说有肉舍不得吃，传出闲言碎语是难受的，再说还要请人给三哥介绍媳妇。”母亲考虑再三，不管父亲有无意见，便持刀上了楼。这时坐在火炉边的父亲慌了神，又见老姑爷坐在身边，不便开口指责母亲，只好用无声的举动来制止。父亲先咳嗽一声，那咳声与平时的咳法不同，显得很刺耳。见母亲没停止割腊肉，他就连续不断地咳嗽一通。母亲早已明白父亲的意思，但她毫不理睬地将腊肉提下楼来忙碌做饭。父亲见母亲不按他的意图办，接着就用脚将地磨得嘶嘶直响，暗示他内心的愤怒。母亲仍不理睬，各自煮饭，父亲气愤，睡觉去了。父亲的这一连串举动，老姑爷没有心领神会，还以为父亲真的生病了。老姑爷在母亲的热情招待下各自吃饱而归。父亲才又起床坐在火炉边，气呼呼地把留着的饭菜吃个精光，然后用愤恨的目光盯着，蛮横不讲理地骂道：“你他妈的哪个人来都招待腊肉，不想想后面的日子怎么过法！我修房子，挂两块面子肉，是为给三小子说亲，这下你把腊肉都快糟踏光了，跟老子哪个鬼二哥上门来！”母亲也不示弱地顶撞道：“像你这个吝啬鬼，鬼二哥才

上门来。”二老的争吵被过路的包表叔听得清清楚楚。

过了几天，包表叔上门给三哥做媒来了。父亲听到包表叔是来给三哥当媒找媳妇的，他装烟倒茶忙个不停，还亲自上楼取下一块半肥瘦的腊肉，令母亲生火煮饭。吃饭时，二老争先恐后将大片大片的肉往包表叔碗里夹送。包表叔也不客气，各自狼吞虎咽。用手将嘴一抹，乐呵呵地走了。“像这种人才能用腊肉招待。”父亲对母亲说。过了几天，包表叔又来了。他一进屋就对父母说：“表哥、表嫂，刘家我去过了，全家人都没意见。那姑娘很漂亮，要赛过你们寨上的小媳妇呢！”包表叔说得父母欢喜得合不拢嘴。父亲又安排母亲煮腊肉，接待的热情程度远远超过上次。包表叔饱餐一顿回家去了。父亲自夸道：“做事要做在点子上，包表叔是个大好人，马上通知老三回来相亲。”

过了五天，包表叔第三次来家。他对父母说：“刘家提出街上相亲，我看这样也省麻烦，我就答应了他们的意见。星期天三表侄回来，我们就去街上与刘家姑娘会面定亲。”父母听后，认为包表叔这种方法好，十分高兴。对他又是热情招待，把剩下的一块腊肉毫不吝惜地煮与他吃。包表叔吃完饭，三角眼往楼偷偷瞟了一眼，抹着嘴笑着出了门。他走了几步转过身来对父亲说：“我不再来了，叫表侄穿周正点，那姑娘的眼光高，别晃杵。”父亲笑着点头。

星期六三哥回来了，父母就给他讲相亲的事。三哥不同意，父母骂了一阵，第二天母亲领着三哥去安司溪上场口见包表叔。他们在熟人家等到太阳偏西，都没见到刘家姑娘。包表叔显得十分着急，边吸烟边唠叨：“说得好好的，怎么还不来呢？”他自念后对母亲和三哥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下场口看一下，可能是她们把地方搞错了。”包表叔说后混进了人

群中。母亲和三哥又等了二个时辰，太阳只有竹竿高了，不仅没见着刘家姑娘，连包表叔的影子也见不着。母亲和三哥生气地回了家。父亲听了相亲的情况，气得捶胸跺脚。他借着油灯的光亮，举头久久地凝视着楼上那根横跨二墙挂腊肉的黑黑楼梁，愤愤地骂起包表叔来：“你这包骗子，我一直认为你老实，没想到这年月，为了吃我的腊肉，肚子里头也长起钩钩来，我明天去找你算账……”

父亲为腊肉的事生气了好几天，但他没有立即去找包表叔，而是平下心来勤奋种地。他与母亲起早摸黑耕种的庄稼数一数二。万没想到就在庄稼将要成熟时，被一声命令归合了大集体。父母好几天没想通，往后的日子又开始紧缩起来。大集体干活挺有规律，父母再也不早出晚归了，每天听从春爷队长的口哨声指挥运转。出工听三声，收工听二声，一直听从了十多年，直到改革的春风吹进山寨。

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走富裕之路，且二十年政策不变。父亲那颗被禁锢的心又一次沸扬了，他漫步去到承包的曾被他开垦过的那块杂草丛生的荒地，独自站立许久，叹息了好一阵子。好在兄嫂侄儿发扬当年父母勤劳耕织的勇气，粮食接连获得丰收，使父母过着无忧的晚年。父亲八旬大寿那天，所有亲戚都来祝寿。在我记忆中算是他老人家最兴奋的一次。几位老人在席间谈笑风生，父亲满面笑容地向老姑爷、包表叔等亲自斟酒，表示他心灵深处的内疚。惜别时，他拉着他们的手说：“要是我们都还年轻，多过些好日子该多好啊！”几位老人在叹息的笑声中话别。父亲生日过后，我动员他随我到都市安度晚年，可他和母亲执意不从，愿永远地厮守那遍生养他们的故土。

我参加工作远离故乡后，父母逝世了，将遗产老屋给我，

这是二老对我这老幺儿的厚爱。今拜老屋，追忆这些往事，一幕幕的人生痕迹让人思绪万千，忆起老人们一生的艰辛和对我的养育之恩，就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我本想让老屋存留，作为教育后代的活教材，但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村里的老屋几乎拆光，在原来的基础上盖起了新房。如今我这老屋瓦片坏了，侄儿都不去更换，我若坚持下去，老屋将自然垮架。我思量后觉得老屋应让他与时代同步，以旧换新，于是我毅然掏出纸笔，写了一个大大的“送”字递给大哥家老二，说：“翻新吧！”便转身离开了老屋。

官店行

我头一天晚上给生病的爱人和孩子做了工作，次日凌晨搭了便车前往扶贫帮乡点——官店。出行时，天上下着细雨，雾霭弥漫着山野。汽车在崎岖的泥泞公路上行驶，看不清外界的景色。初认识的赵师傅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小心地摆弄着方向盘。汽车越过险峻的大娄山、二台子、箐角。他驾驶的车是到习水县城，我们帮乡的两人只好下车了。

箐角至官店相距 40 华里，怎么办？我们商议步行而去。走了 10 余里，全身冒大汗，脚有点不听使唤，背包也越来越沉，我们便寻了一家农户稍事休息。30 出头的小万挺客气，进屋就倒茶招待。从闲聊得知，尽管他们一年勤劳奔波，仍然入不敷出。他的孩子在官店中学读书，每星期给 7 元生活费。我深深感到：城里的一些孩子每天用的零花钱都不只此数，真是差别太大呀！他俩夫妇听说我们去官店帮乡的，对我们越加亲热，并端来大碗包谷白酒请我们喝。小万谈到寨上的青年几乎都去沿海打工了，而老爹老妈则留在家里种地。有几家每年都要借粮吃。田少坡土多，全靠天吃饭。听到汽车的轰鸣声，我们得赶路，告别了小万夫妇，我们扛起行李又继续前行。